

● 顾乃忠

主观能动性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观 能动性 研究

顾乃忠·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观能动性研究

顾乃忠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张家港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86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ISBN 7-214-791-6

B·21 定价(软精装): 5.50元

责任编辑: 吴永和 周文彬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主观能动性	
问题	5
一 机械唯物主义对主观能动性的估计不足	6
二 唯心主义对主观能动性的抽象发展	13
三 马克思主义对主观能动性的科学说明	18
第二章 主观能动性的本质属性	23
一 人的能动性与物的自动性	23
二 从自动性到能动性的历史演化	29
三 能动性的基本特征	35
第三章 主观能动性的内部结构	41
一 逻辑思维的能动性	41
(一) 感性认识的能动性	42
(二) 理性认识的能动性	46
二 非逻辑思维的能动性	53
(一) 幻想的能动性	53
(二) 情感的能动性	56

ZF88/11

	(三) 意念的能动性	58
三	实践对意识能动性的决定作用	60
第四章	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形式	67
一	划分能动性表现形式的方法论原则	67
二	人类能动性	71
三	个体能动性	76
四	社会能动性	83
第五章	主观能动性的性质	90
一	事实标准的判断： 正确能动性和错误能动性	90
二	价值标准的判断： 积极能动性和消极能动性	94
三	综合标准的判断： 自觉性和自发性	100
第六章	主体结构的主观能动性	106
一	主体的自然结构与能动性	106
二	主体的社会结构与能动性	111
三	主体的精神结构与能动性	116
第七章	主观能动性的自我发展	123
一	能动性的个体差异和自我发展	123
二	能动性自我发展的动力	126
三	能动性自我发展的途径	135
	(一) 主体和客体的双向建构	135
	(二) 个体和群体的双向建构	141
第八章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上)	149
一	规律和规律的客观性	149
二	客观规律对主观能动性的制约	158
三	主观能动性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运用	163

四	对人同规律关系的几个观点的辨析·····	175
(一)	人能“打破”规律吗·····	178
(二)	人能限制规律作用的范围吗·····	181
(三)	规律能够发展吗·····	188
第九章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下)·····	195
一	能动性的层次性考察·····	195
二	自觉性、自发性与主观性、客观性·····	204
三	自觉性与客观规律·····	213
四	自发性与客观规律·····	218
第十章	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	228
一	需要、可能与现实·····	228
二	能动性在由需要向可能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236
三	能动性在由可能向现实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243
第十一章	主观能动性与自由·····	251
一	什么是自由·····	251
二	能动性的发挥与自由的发展·····	259
三	自由发展过程的无限性·····	262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观能动性·····	268
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观能动性与自由王国·····	269
二	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观能动性的基本估计·····	277
三	人民群众的能动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289
后 记	·····	296

前 言

主观能动性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也就开始了对主观能动性的思考。在近代思想史上,主观能动性问题曾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问题提出来加以研究,引起了各种学派的激烈争论;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它则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在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著名纲领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马克思写的第一条纲领就是总结欧洲近代哲学史在主观能动性问题上的理论教训。在当代,就我国哲学界的情况来看,主观能动性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次的哲学学习和哲学讨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主观能动性问题有关,有些就是围绕着如何正确理解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而

展开的。主观能动性，是哲学研究的永恒的课题。

各种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同人们的实际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人的一切活动，包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目的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都是由人在发挥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由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状况不同，人们在实践中得到的结果也不相同。失败和成功，固然取决于客观条件，但同时也取决于主观条件特别是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人们为了获得成功，在努力于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无不力图对主观能动性问题从理论上作出说明。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的加强，对于主观能动性问题的理论说明也就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宏观上讲，主观能动性理论中基本的或核心的问题，是人同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为了正确处理人同客观规律的关系，一般地说，必须反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或唯意志论和宿命论两种错误倾向，但是，从实际生活来看，着重反对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在我国，长期存在的错误倾向主要是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伟大创举，但其中已受到唯意志论的影响；其后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更是唯意志论的产物；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在“上层建筑决定论”的鼓噪下则把唯意志论推向了顶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人民深刻批判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错误，努力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但是，要纠正一种在我们民族的思想史上发生过长期而深刻影响的思想倾向，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何况，产生这种思想影响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机制并没有完全消除。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现

实生活中，唯意志论的表现并不鲜见。如果说在今天妨碍人们正确处理人同客观规律关系的仍然是唯意志论和宿命论两种错误倾向的话，那么，唯意志论仍然是主要错误倾向。鉴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将从宏观上展开对主观能动性同客观规律关系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展开对社会规律客观性问题的研究。换句话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观点，阐明规律尤其是社会规律的客观性，阐明客观规律对于主观能动性的制约作用以及主观能动性对客观规律的能动作用，阐明历史决定论同历史选择论的关系，便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

对主观能动性问题从微观上作出较为深入的探讨，是本书的另一重点内容和另一主要特点。主观能动性的内部结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形式、主观能动性的不同性质等章节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以往的关于主观能动性问题的理论研究中，不乏从微观方面探讨这个问题的精采笔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主观能动性的微观方面作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把它的各个方面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起来，并努力发掘其中的内在联系，这是本书所作的一点尝试。本书的尝试还包括，在微观探讨的许多具体问题上，比如在主观能动性的内部结构、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形式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且很多是不同于传统的见解。作者有信心地认为，不管这些见解成熟程度如何，至少对于人们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可以起到启发思考的作用。

本书的逻辑结构是从主观能动性的微观方面到主观能动性的宏观方面展开的。第五章即“主观能动性的性质”及其以前诸章基本上属于主观能动性的微观方面，第八章即“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上）”及其以后诸章基本上属于主观能动性的宏观方面，第六章的“主体结构的主观能动性”及第七章的“主观能动性的自我发展”可以理解为由微观方面向宏观方面的过渡。在论述过程中，我力图把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静态分析与动态

分析、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至于本书的逻辑体系的构想是否科学，本书的论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笔者的愿望，这些只能由读者去评说了。

诚如前述，对于主观能动性问题上前人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实非易事。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实感才疏学浅，力不从心，只是出于对理论研究的使命感，才使笔者在学力浅薄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书稿，因此，书中的疏漏之处一定在所难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立意创新，并确实提出了一些（至少在笔者自己看来是）新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不是草率提出的，而是经过长时期的沉思默索而形成的，但既然新，就难免不成熟，甚至难免错误。所有这些疏漏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 解决了主观能动性问题

人对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关注，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人类童年时代。当原始人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做梦、人死后灵魂到哪里去了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思考人的主观能动性；当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们在思考人与动物究竟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是在思考人的主观能动性。然而，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实践水平的限制，远古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朦胧的，中古人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肤浅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即使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对主观能动性也只是作过一些零散的、朴素的论述，而从未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范畴加以研究。

对主观能动性问题作比较系统的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近代以来，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明显增强，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它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在上升时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阶级，它要充分显示自己的改造世界的力量。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主观能动性的研究就被历史地提了出来。

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对主观能动性问题作过系统研究的有三大派别：一派是以法国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一派是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再一派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国等国的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却对这种作用估计不足；德国唯心主义充分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思想，但却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的，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才有效地克服了前述两者的局限，从而第一次把主观能动性问题的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在对主观能动性问题的系统论述之前，简要探讨一下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足之处，探讨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如何把主观能动性问题的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对我们深入地研究主观能动性问题是有所裨益的。

一 机械唯物主义对主观能动性的估计不足

长期以来，哲学界流行一种观点，认为旧唯物主义完全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或者说旧唯物主义完全否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显得有些简单和片面。翻开欧洲近代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从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再到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它们在主观能动性问题上都表现出十分复杂而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严重估计不足。

从自然观上看，旧唯物主义既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但又在总体上低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充分看到人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上，旧唯物主义者首先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改造自然支配自然的能动作用。近代唯物主义的“第一创造人”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人只要掌握自然规律就可以支配自然，他直截了当地宣布，人要“命令自然”，“在行动中支配自然”。他的“知识就是力量”

量”这句彪炳于世界哲学史和科学史的名言，充分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重视知识并要求运用知识力量去改造世界的创造精神。荷兰著名的唯物主义者斯宾诺莎认为，人们必须充分认识自然的必然性，使“心灵和整个自然相一致”，这样心灵就可以自由。他提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个十分有意义的命题，肯定了人们在自然面前存在着自由。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肯定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能动作用。他说：“人在社会生活中受着激励；他的能动性得到发挥”，“一个社会人越多，它的能动性、知识、技巧、恶习和美德就越多，人在这个社会里就越有依靠”。^①德国著名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在肯定人的受动性的同时，也承认人的能动性。他说：“自我不仅是某种能动的东西，而且也是受动的东西。”^②可见，旧唯物主义者并不完全否认人在改变自然中的能动作用。

与此同时，旧唯物主义者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上明显地存在着机械决定论的倾向。恩格斯指出：“正如在笛卡尔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③拉美特利曾以《人是机器》为题著述，把人看成是许多机器的集合体。由于这种机械决定论倾向，故而导致了旧唯物主义对能动性的低估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例如，霍尔巴赫在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上片面地强调服从必然，忽视了自由，甚至限制了人的能动作用。他说：“我们所作的和想的，以及我们的现在和将来，只不过是无所不包的自然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我们的一切观念、意志、活动，都是这个自然赋予我们的本质和特性的必然产物，也是自然用来强迫我们前进、强迫我们改变的那些环境的必

①《18世纪法国哲学》第653页。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然结果。”^①这就是说，整个宇宙和整个人生中的一切事情，无论巨细，都是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中早已规定好了的，人没有任何努力的余地。这种观点对于反对唯心主义的神学目的论和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把一切都看成是由抽象的“必然性”早就规定好了的，则是明显的宿命论。

从认识论上看，旧唯物主义表现出复杂且矛盾的观点。从它对能动性的肯定方面来说，旧唯物主义者中的不少人并不否认甚至明确承认人的认识的能动性。这表现在：第一，有些旧唯物主义者提出了感觉的主动性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想。如培根主张“在经验能力和理性能力之间永远建立一个真正合法的婚姻”^②。他还提出“对自然的解释由感觉开始，由感觉的知觉沿着一条径直的、有规则的、谨慎的道路达到理智的知觉，即达到真正的概念和公理”^③。这里的由感觉到概念，实际上就是由感觉上升到理性。此外，狄德罗、霍尔巴赫、费尔巴哈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论述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问题。第二，有些旧唯物主义者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培根指出，“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乃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④。这就是说，通过实践和实验，使自然界的本质暴露出来，使人们能观察到自然内部的深处，掌握自然的奥秘。费尔巴哈也强调以生活、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提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⑤。当然，培根所讲的实践，主要

①《18世纪法国哲学》第570页。

②《16—18世纪欧洲各国哲学》第8页。

③培根：《新工具论》，商务印书馆旧版，第326—327页。

④《16—18世纪欧洲各国哲学》第17页。

⑤《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48页。

是指“机械技术”的实践，费尔巴哈也并不真正理解实践的科学含义，关于这些后面还要专门分析，但不管怎样，他们都看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这是不能否定的。第三，有些旧唯物主义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精神对物质、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前面引述的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所体现的人的理性因素对实践的反作用就是一个明例。此外，有些旧唯物主义者还看到人的非理性因素对人们行动的影响。爱尔维修说：“应该把情感看成是产生精神的种子，看成人们做出伟大行动的强大动力。”^①

旧唯物主义者肯定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对能动性估计不足或者不自觉地贬低的倾向。由于受机械决定论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在认识论上都采取直观唯物主义感觉论的立场。如洛克的“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如同一块洁净的白板，人对自然的认识就是自然在这块白板上所刻划的印迹，就象“物体在镜中产生的映象或观念一样”^②。狄德罗、拉美特利的“钢琴说”则把人喻为一架钢琴，说只有用周围自然弹击人，人才能发音即产生认识。费尔巴哈干脆说“意识是一面镜子”^③，人的认识过程就象照相机摄影、镜子映物一样，只能消极、被动、直观地反映客观世界。总之，在认识领域，旧唯物主义在承认人的能动性的同时，又对能动性严重地估计不足。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实践的作用，但它不能真正懂得人的认识对象就是人的实践对象，而且只有人的实践对象才能成为人的认识对象；它虽然承认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能动发展，但它又常常把一切认识活动都归结于感觉，认为理性也只是感觉的简单组合，因而也就否认

①《18世纪法国哲学》第487页。

②《16—18世纪欧洲各国哲学》第368页。

③《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64页。

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质的区别，它虽然承认认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但它只停留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不懂得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的局限性。

在历史观上，旧唯物主义从“环境决定一切”的机械决定论走向“意识支配世界”的唯心论。他们从感觉论出发，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爱尔维修认为，人是一部为肉体的感受性所发动的机器，人生下来时具有同样的感觉能力，这是人的“自然权力”。人在脱胎降生之际无所谓善恶之分，是没有任何倾向的。人的智力、才能和品德上的差异，是后天不同的社会环境所熏陶和教育而成的。霍尔巴赫说：“他之变成或者对自己、或者对他的同胞们有益或有害，乃是由于环境把他引得向善或者向善，也就是说，乃是由于人们给他的教育。”^①而他们所说的环境，主要地不是指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而是指政治法律制度。所谓“环境决定一切”，主要地就是“法律造成一切”。他们所说的“人是教育的产物”，实际上就是“教育万能”。那么，这些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从何而来呢？他们认为，“高明的法律必然是经验和一种开明理性的作品”^②，是天才立法者的主观理性意志的产物。至于良好的教育又从何而来呢？他们认为，良好教育的实现，既靠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所造成的理想的环境条件，又靠有理性头脑的天才来充当教育者。这样，旧唯物主义从“环境决定人”的片面的唯物论出发，又回到了“意见支配一切”和“教育万能”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批评这种观点时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

①②《18世纪法国哲学》第650、549页。

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①

费尔巴哈对人的能动性问题的思想，但他的主客体理论是以人本学为其理论原则的。所以，他所谓的主体虽然不同于黑格尔的自为的理念，而是活生生的人，但他所理解的人始终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并不是进行历史活动的社会主体。他由于不了解人的社会性，所以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的能动性，但却把人的能动性同客体的自动性等量齐观。他把人作为感性的对象是他的功绩，但他却未能由感性的对象上升到感性的活动，他对实践问题的个别论述，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他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因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基本观点，仍然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并且这种“下半截”（自然观）的唯物主义也同其它旧唯物主义一样，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上半截”（社会历史观）的唯心主义。

旧唯物主义为什么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上既承认人的能动性，又对能动性估计不足，而在历史观上又陷入唯心主义呢？这主要是由当时客观的历史条件和他们主观上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从客观历史条件来说，主要有两点。第一，旧唯物主义者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无论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者，还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19世纪德国唯物主义者，他们都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变动时期，处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当时，各国资产阶级都在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力图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同时要求发展生产，发展科学，建立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旧唯物主义者不管自觉或不自觉，都必然要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人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